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 BU

中国现代文学

包天笑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包天笑



包天笑作品书影

目 录

在夹层里	1
沧州道中	6
烟逢	10
金粉世家	21
同名	56
武装的姨太太	67
一缕麻	71
爱神之模型	76
挂碍	82
富家之车	91
慈善机关的广告	96
过后光阴	100
绕个圈子	104
误绑	110

黑幕	119
无毒	125
倡门之病	134
云霞出海记	141
留芳记(长篇〈未完〉)	150
甲子絮谭	259
 包天笑小传	 418
包天笑主要著译书目	421

在 夹 层 里

龙示吉医生是个留学德国归来的医学博士。他回国以后，便在上海开业。他不似那种西装式的说嘴郎中，也不是那一种过一条桥要加两元一千的那些旧式时髦医生。他也不在各报上登巨大的广告，也不把药房里的新式化妆品送给各公馆里的小姐和姨太太，因此开业以后他的业务不十分发达。可是他藉此得着余闲，可以研究学问，可以在医学上多得些新知识，可以摒绝那些营业上的无谓的应酬。他家中还殷实，可以不靠他业务上所得支持日用，所以他很有救济贫民的心，因此向他就诊的，贫民一方面比较多。

有一天，有个衣衫褴褛和乞丐差不多的人，到龙示吉医生寓所来。门口的挂号人问他做什么？伊说要请龙先生看病。挂号人道：“门诊是一块钱。”那人道：“我没有钱。”挂号人道：“没有钱怎么能教医生诊病？但是我们的医生却比众不同，他吩咐倘然出不起钱的人，一样也和他诊病。你就出了一角挂号钱罢。”那人道：“可怜我就是一角钱挂号费也拿不出。”挂号人道：“这就完了，不要挂号费咧，你诊了病须要吃药，还要药费咧。我们医生就肯替你白看病，只怕上海的药房里不肯白给药与你罢。”那人道：“如此真没有法子的了。”叹了口气，将出门而去。挂号人忽然喊道：“且慢，且慢！你坐一坐，因为我们医生吩咐，无论什么人走上了门，不论有钱无钱，都不教回绝他。现在医生在那里诊病，你挨着第三个。你且等一等，有钱没钱的事，你自己和医生说一声就得了。”

那人道：“还不是我自己要来诊病，因为我的女人病了，想请这

里的医生去诊一诊。”挂号人把他的铜边眼镜摘下来：“你倒说得好太平话儿，既是女人有病，怎么不陪同你那女人到这里来？可知上海的老规矩，医生出诊总是六元二角。你既出不起钱，把她陪到这里来就是了。”那人道：“实不相瞒，我那女人病重得不能来了。”挂号人道：“把她抬得来就是了。”那人道：“请人抬来也得要出钱，我此刻实在一个大钱没有。”挂号人摇着头道：“我们这里本来原是贫病不计，但是送诊的都是门诊，出诊的送诊，我却不敢做主，待问问医生再说。”

挂号人便进去把这些话告诉了龙医生。医生道：“唤他进来问问。”那人跑进来便向医生磕了个头。医生还礼不迭。那人道：“我姓朱，名小二。往常卖卖花生米度日。我有个老婆是产后血崩，病在垂危，但是没有钱请医生，又没有人可以帮着抬得来。有位邻居的徐先生，他告诉我说，你先生很慈善，很肯做好事，所以没有法子，只得来叩求先生。倘蒙去诊一诊，无论是死是活，一辈子忘不了你先生大恩。”龙示吉医生道：“既然如此，我就到你府上去诊视便了。诊金我不计较，有就拿几个，没有就罢了。你的住址请你写在这里，停刻儿我有寻处。”朱小二道：“先生，我不会写字。我说了你写罢。我住在垃圾码头臭粉弄撒尿弄堂第一百二十三号。”龙医生皱着眉头，把地址摘了来说：“你住在楼上呢，还是住在楼下？”朱小二道：“我的房屋不在楼上，也不在楼下。”龙医生搁着笔道：“这可奇了，不住在楼上，必住在楼下，难道会是悬空在中间吗？”朱小二道：“不瞒先生说，我住在楼上与楼下的中间。”

龙医生听了真莫名其妙，便道：“楼上便是楼上，楼下便是楼下，怎么说是楼上与楼下的中间？”朱小二道：“横竖停刻儿先生来了，就可明白。我住在楼底下的一个阁楼上，就在楼上楼下的中间一个夹层里。”龙医生听了还不明白，可是因此引起他的好奇心来，

想停刻儿倒要瞧瞧，这个房子的夹层里如何住法，也可以增长识见。便吩咐朱小二道：“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龙医生看了好几个门诊，他坐了自己的汽车，便到垃圾码头臭粉弄来，这个撒尿弄堂，虽然另外设有小便所，可是大家不便在小便所，都便在外面。一进弄堂，那股刺鼻棘脑的臭气，把个龙医生几乎要呕出来。这时在炎夏的天气，刚下了一阵霉雨。龙医生穿的是雪白的洋服，提起了裤管慢慢儿行。可怜他一双白帆布鞋子，已经染了满天星的黑点。好容易寻到一百二十三号，推门进去把个龙医生吓了一跳。原来一个低而浅的客堂，满坐着许多赤膊的人。屋子既小，人又太挤，望进去宛如一座肉山。

龙医生先定了一定神，仔细一瞧，原来许多人都在那里吃饭。这时他所立的地点，是在一个庭心中，但是仅仅只容他一个身子。他的脚边，左首就是一个破碎的鸡罩，那鸡罩已经开了许多门窗，便有一群小鸡来啄医生的脚；右首是几个脚盆和两盆兰花，一只纸灰缸和两个绍兴酒坛。上面横七竖八，都是晒的衣服，小孩子的尿布，妇人的短裤，还在滴它没有干的余滴。龙医生的巴拿马草帽上，已经滴上一点似黄非黄的水。

龙医生急喊道：“朱小二在哪里啊？”在客堂中吃饭的人便喊：“朱小二，有朋友看你。”朱小二急忙在扶梯上跑下来，见了医生连忙招呼，便说：“啊呀，这地方太脏了，坐也没坐处，怎么是好。”医生道：“不用坐，请快告诉我病人在哪里？”朱小二道：“病人在阁楼上。在夹层里。不要紧，好了些。先生在楼下坐一坐罢。”朱小二说着向楼下客堂内寻觅椅子，但是都坐满了赤膊的人，哪里有空椅子。朱小二的意思，似乎要请他们让一个位子，可是谁也不理他。

医生道：“我不用坐，你引我到病人那里去罢。”朱小二便引医生上楼，走到半扶梯，便停住了。他说，我的屋子就在这儿。医生

很惊愕的瞧着，只见在黑暗中，左首扶梯栏杆那边，开了约有三尺多高一扇小门。这小门里面，隐约点了一盏煤油灯。蠕蠕然好像有个人睡在里面。医生从光亮的地方走到那边，却有些瞧不清楚。朱小二指点道：“病人就睡在这里。”医生道：“这个地方，我们站在半扶梯，怎能诊病呢？”医生想了一想，除非把病人移到楼下，才可诊病，但是这已经是办不到的事了。第一，楼下正在吃饭喧闹，也没有这个隙地；第二，那病人从这个小门里出来，踏上扶梯也觉困难。正想时，只见蠕蠕然动的还有两个小孩子。一大一小，在那病母的身边。朱小二早由小门里抽出一只小椅子，摆在半扶梯，说：“先生对不住，坐坐罢。”又唤阿大娘，先生来诊你病了，睡得出一点儿。龙医生想在这半扶梯，怎可以坐。他掩着鼻子，诊脉听心脏量寒热，知道这病还不十分要紧，因为刚才血崩过多，遂致急晕，把朱小二吓慌了。龙医生实在受不住。说：“我已知道了，回去开方子罢。想你也没有钱买药，索性我那里送给你就是咯。你停刻儿到我医室里来取便了。”朱小二千恩万谢。医生临走的时候，把他这个屋子细细端详了一回。原来这屋子本来是一楼一底，大概这二房东租的人家太多了，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在楼下搭了一个阁楼，租与人家。医生想，怪道呢，我进来的时候，就觉得他那客堂间浅而且低，却是被他们隔去了一层，因此这两层的屋子多了一个夹层，却变成了三层楼了。可是这高不过三尺多的夹层楼，只好蛇行而入，怎么可以住得人呢？

龙先生出了朱小二的门，在汽车上想：小时节读书，书理不明，解释错了，先生常说，你弄到夹层里去了。不想上海地方的房子，真有一个夹层里。他很稀奇的告诉他朋友天笑。天笑说：“上海房子本来是有夹层的，就是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后来工部局为防鼠疫起见，把所有人家的天花板拆除了，教鼠子没有容身之地。现在

你所瞧见夹层楼,是人住的,不是鼠子住的,当然没有鼠疾发生,无庸拆除。可惜穷人的身体,还是和那些富人一般大小,要是穷人身体小的和鼠子一般大,这个一楼一底的房子,可做好几个夹层咧。”

(原载 1992 年 9 月 10 日《星期》第 28 期)

沧 州 道 中

有一年在初冬时候、乘着津浦路火车，傍晚时到了沧州。火车上汽笛啾的一声，惊起了成群的寒鸦盘旋天空，好似觅不到一个枝栖。黄金色的杨柳摇曳在夕照之中，却比南方凋零得迟。火车里的客人经此长途旅行，不免都有疲倦之色；也有的正在睡乡，却被一阵子车站上人声喧杂和那小儿的聒噪，从睡梦中惊口来，揉着眼睛向那朦胧中的车窗里望出去，知道是到了沧州车站了。

一方面是个车站，木栅的外面站着许多卖梨的，卖鸭子的，卖烧饼的，以及许多老头子、小孩子的灾民，各携着一只篮，在木栅的上面伸了出来。几个车站上的巡警，手中执着藤条往来梭巡，对于老年人作种种的示威运动，那藤条却还不敢向他身上抽；要是有小孩子从这折断的木栅中挤身而进，被那巡警老爷见了，便要痛打一顿。

车窗那边的一方面却横了七八条轨道。离月台稍远处，一带短树，竖了几根木柱，把铁丝牵萝扳藤的围起来，也成了个短栅，可是已经开了好大的几个缺口了。许多灾民便从这缺口中进来，但是那边也派了两个巡警在那里梭巡，使这些灾民不许近火车。可是那轨道上，已经横七竖八有许多衣衫褴褛白发飘萧的老妇，和那赤脚蓬头遍体污泥的小儿。头等车中有许多洋大人、洋太太，都凭着车窗展览风景。淡黄的头发披拂于风前，雪白的手巾按着那个高鼻子，似乎怕闻着支那人臭气。也不知道他们出于慈善心呢，还是玩弄心呢，还是好奇心？忽然丢出几个铜圆来，引得一班蓬头赤脚的小孩子拼命的去争，也有踏痛了手的，也有跌破了头的，哭哭

啼啼。旁边几个老灾民也禁止不住他们的抢夺,而且就丢在他近侧的铜圆也拾了两枚,塞在破裂的衣袋里。

见了小灾民抢钱打架的洋大人、洋太太们,都拍手欢笑。好像欧美人出钱,教中国人争夺的喜剧,都不过尔尔。然而没有抢着钱,在沙泥里爬着一阵子的小孩子,还是垂着眼泪,拖着鼻涕,伸着乌黑的小手嚷着尖峭的喉咙,高喊洋大人、洋太太们,舍一个铜子,舍一个铜子。洋大人、洋太太们却只是微笑不语。这时又惊动了头等车中另一中国人,紫膛色的脸儿,在鼻孔和嘴唇中间留着一抹胡子,披着一件灰鼠袍子,手中拈着半段雪茄,似乎想给外国人搭话。刚说得两句 Yes,只听里面娇滴滴的声音,操着吴语说道:“僚进来噠。”那位中国先生便进去,同了一位二十左右的美妇人,凭着车窗眺望,便把从上海带来的鸚鵡牌饼干和她不大喜欢吃的陈皮梅与南华李,丢与许多小孩子。这时又一阵子乱抢,可怜那种最高贵最奢华的赈粮,沧州的小灾民生平从未尝过的东西,在灰里泥里掏出来,还怕别个小孩子来抢,便向口中乱塞,塞得气噎泪流。又引动洋人夫妇和中国大人夫妇呵呵一笑。他们火车中的华洋赈济会,总算告了一个小结束。

这时火车停了有二十分钟,却还没有开,说是等天津来的急行车。可是火车中的华洋赈济会已经告终了。一班小孩子们见头等车里的华洋太太们,也不凭窗展玩风景了。恰巧警察老爷们知道这个时候,可以行使职权,小灾民便也一哄而散。却留几个老灾民还是徘徊不去,只要车窗探出个头来,他那可怜的颜色,便故意的呈显到人家的视线上去。

而且这个当儿,有一股香味从头等车后面的大餐车厨房里透出,散扬到各处。这股香味,在火车里不论头、二、三等的客人,都能辨得出,这是洋葱和牛肉同煎才发出这种味儿。那灾民一样的有食欲,而且在饥饿中更觉得这香味直透鼻端,可是仅仅这香味终

不能果腹。不但不能,反使胃里的虫蠕蠕欲动,馋涎只在舌本上似春泉汨汨而流。

非但人类中的灾民具有食欲,即兽类中亦具有食欲。那时有三四头黄色、白色的狗,跳跃在轨道的中间,时时摇着尾巴,张着眼睛,向车窗中而眈眈视,想见它的灵捷的嗅觉,已经嗅得这洋葱和牛肉的香味了。平常乡中的狗,每见有奇形怪状的外国人到它村里,便吠之不已;此刻车窗中虽有外国人的面庞时时出没隐现,它也司空见惯,或者交通路上的狗,它也知道些外交政策、国际道义吗?

那时大餐车厨房里的大司务,和那班中国人操外国语呼他为仆欧的侍者,随意的无意识的在车窗中丢出些吃剩的肉骨和面包上的边皮,却不想因此便引起黄白之争。黄狗的地位站得好,恰有半块明治猪排丢在黄狗距离三尺地;白狗却离此有一丈多远,连忙窜过来,却已被黄狗以势力范围所在,得有优先占有权,竟毫不客气的独吞了。白狗大怒,咆哮起来,一场争闹,却被守中立的一只花狗,拖了半只由德州吃剩一把瘦骨的熏鸡去。这也算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

可怜啊,还有一个想做渔翁的人类,却是一个没有脚的残疾乞丐。他的年纪也瞧不出,大概在这个地狱世界已经有三四十年的。他用手帮着臀,用臀帮着手,在地面上移动。他身上的衣服分不出孰是衫,孰是裤,破裂的地方还用那种厚皮的纸包着。他慢慢的从短缺口处将身体挪至轨道,又慢慢地移至与车窗相近。他正仰望着车窗中丢出的肉类和面包屑,他还羡慕着黄狗、白狗、花狗等有这跳跃的脚;他并且艳羡黄狗、白狗、花狗等在这天气渐寒的时候,已穿了各色的皮裘。他怨望天老爷怎么不让他变做一只四足灵便的狗。他盼望了半晌,只望在车窗中丢出一块面包,恰巧的落在他身边。

然而火车中洋太太正和她洋大人说笑。中国大人们又陪着他太太、姨太太们进晚餐。就是三等车里的客人，也在那里剥几个鸡子点点饥。大司务和仆欧穿着雪白的制服，也正忙得手足无措。谁也没有留神他，谁也没有瞧见他。偶然餐车中厨房里丢出些残骨碎面，离他五尺以外，他就没有法想。只好眼睁睁地瞧那三色种狗互相争夺，互相瓜分。他苦守了半晌，还是得不着一些儿，只空咽了许多馋唾。

俄而隐隐听得如雷声一般，知道前面的火车来了。巡警不愿这轨道上还留着人，疾忙把那个无脚的可怜人驱逐出了轨道。便是这位无脚的可怜人，他还不愿学那螳螂的以臂挡车。他还宝贵他除脚以外的身体和性命，他疾忙的也退避到轨道以外去。一刹那间，从天津开来的急行车已到眼前。那头等车里有许多大人、先生、太太、小姐玉笑珠香，酒痕花气，把个荒寒的原野遮去了。我们的车也蠕蠕的动了。许多小灾民还呐着一声喊，再要寻那无脚的人，早已不知所之了。

(原载 1922 年 5 月 7 日《星期》第 10 期)

烟 篷

年已六十余岁的左先生，两鬓如雪，据他说有二十年不入花丛了。听说上海北里中的情景，时时在变迁。当然，社会在变迁，所有一切的行业也都在变迁。上海的妓院也是各种营业之一，自然也跟着时代转移。左先生很想去看看现在上海堂子中的情形，变迁得怎么样了。

恰巧有几位年纪轻的朋友，正要吃花酒请客。便邀他道：

“左老伯！我们明天要请一个客人，在堂子里吃花酒，您高兴来吧？您不是说要看看堂子里的变迁情形吗？”

“一个落伍者，你们不讨厌吗？”左先生说。

“左老伯说哪里话来？因为您虽老而兴趣不衰，我们当唤您为‘老少年’。明天晚上在湘娥那里，请七点钟来吃夜饭。他们打牌的另外一班人，我们不打牌，谈谈说说好了。”

左先生听得“湘娥”两字，似乎很熟。然而上海堂子里的名字，总是陈陈相因，了不足怪。有的是世袭的，譬如一个叫湘娥的嫁人了，第二个接上去，也叫湘娥。有的是分支的，譬如两个做手，合包一个情人叫湘娥的，湘娥的名字红了，于是她们拆伙以后另行组织，也都取名湘娥了。

“好！”左先生说，“我明天准来。”

到了明天晚上，左先生到湘娥家来了。但看看并没有什么变迁，衣饰当然是变迁了，但妓院中人与非妓院中人，初无二致。房屋是因为湘娥乃是一家高等妓院，与从前妓院房屋有些不同了，但这种也是普通小洋房，在上海已是数见不鲜的了。此外一切堂子

中规矩还是如此。就是一切费用继长增高,有点可骇,这就算变迁了吗?即以左先生二十年前停止入花丛的时候比较起来,那时吃一次花酒,所费不过百圆。此刻倘然吃一次花酒,而主人犒赏五百圆者,妓家要呼亏本。稍有手面的,吃一次酒总在千元以外了。

湘娥家自己备菜,肴饌颇佳。餐毕,打牌者重复入局,主人家则引左先生至亭子间,中有一烟榻。复引一嫖客至,说道:

“左老伯!请靠靠!高兴可以香一口。阿金!你陪着左老太爷谈谈讲讲。左老伯!这位阿金姐,应酬功夫是很好的呀。”

左先生虽没有烟瘤,却喜欢在烟榻上横横。但今日主人家请客的是湘娥家,而又引了一位名唤阿金的进来陪伴左先生,使左先生接触了四十年前的一件事。左先生道:

“我吸一口烟,我来讲一节故事给你们听。”

于是湘娥家的小阿媛,以及房间里的老四,老五,都来听左先生讲故事,挤满了一房间人。

以下便是左先生讲的故事。

当四十年以前,我住在上海宝善街一家中等旅馆里,那时上海的旅馆尚用钱码,二百八十文一天,占一榻。但有两榻或三榻者,谓之拼房间。我爱清静,独包一间两榻者,即以一人而出两榻之价,每日五百六十文。因为我那时,在一家报馆办点笔墨上事,那家报馆不能住宿,只好住旅馆了。

我住的楼下,就是一条堂子弄堂。我楼窗的对面,正是一家堂子。这堂子里有多少人?我不大明白。堂子里先生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两面的窗子都开了,我可以直看到对面她们的红木床上。有时那房间里热闹得挤了不少人,吃酒碰和,喧哗不已。有时却冷静得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寂洞洞连电灯也不开。这是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门前挂了四块牌子,我对面的那个厢房